

晉

書

一
二

列傳第二十五

晉書五十五

御撰

夏侯湛

弟淳淳子承潘岳

從子產

張載

弟協協弟元

夏侯湛字孝若譙國譙人也祖威魏兖州刺史父莊淮南太守湛幼有盛才文章宏富善構新詞而美容觀與潘岳友善每行止同輿接茵京都謂之連璧年少為太尉掾泰始中舉賢良對策中第拜郎中累年不調乃作抵疑以自廣其辭曰當路子有疑夏侯湛者而謂之曰吾聞有其才而不遇者時也有其時而不遇者命也吾子童幼而岐嶷弱冠而著德少而流聲長而垂名拔萃始立而登宰相之朝揮翼初儀而受卿君之舉盪典籍之華談先王之言入閭闔躡丹墀染彤管吐洪輝干當世之務觸人主威有效矣而官不過散郎舉不過過賢良鳳樓五基龍蟠六年英耀禿落羽儀摧殘而獨雅容藝文蕩駘儒林志不輟著述之業只釋雅頌之音徒費情而耗力勞神而苦心此術亦以薄矣而終莫之辯宜吾子之陸沉也且以言乎才則吾子優矣以言乎時則子之所與二三公者義則骨肉之固交則明道之觀也言異於德貴於官其所發明雖

叩牛操築之客傭賃抱關之隸負俗懷譏之士猶將登爲大夫顯爲卿
尹於何有寶咳唾之音愛錙銖之方尚若垂二鱗迴一翼令五子攀其飛
騰之勢挂其羽翼之末猶能奮迅於雲霄之際騰驤於四極之外今過
金口玉音漠然沉默使五子栖遲窮巷守此困極心有窮志貌有饑色
咨江河之流不以濯舟船之畔惜東壁之光不以寓貧婦之目抑非二
三公之蔽賢也是吾子之拙惑也夏侯子曰噫湛也幸有過人必知之矣
五子所以襲飾之太矣斟酌之喻非小醜之所堪也然過承古人之誨抑
因子大夫之忝在塾室也敢布其腹心豈能隱几以覽其旣乎客曰敢祇
以聽夏侯子曰吾聞先大夫孔聖之言德之不脩學之不講聞義不能
徙不善不能改是吾憂也四德具而名位不至者非吾任也是以君子
求諸己小人求諸人僕也承門戶之業受過庭之訓是以得接冠帶之末
充乎士大夫之列頗闕六經之文覽百家之學弱年而入公朝蒙蔽而
當顯舉進不能拔群出萃却不能抗排當世志則乍顯乍昧文則乍幽
乍蔚知之者則謂之欲逍遙以養生不知之者則謂之欲遑遑以求達

此皆未是僕之所置也僕又聞世有道則士无所執其節黜陟明則下不在量其力是以當舉而不辭入朝而酬問僕東野之鄙人頑直之陋生也不識當世之便不達朝廷之情不能倚靡容悅出入崎傾逐巧點妍嘔噀辯佞隨群班之次伏簡墨之後當此之時若失水之魚喪家之狗行不勝衣言不出口安能干當世之務觸人主之威適足以露狂簡而增塵垢縱使心有至言有偏直此委巷之誠非朝廷之欲也今天子以茂德臨天下以八方六合為四境海內無虞萬國玄靜九夷之從王化猶洪聲之收清響普黎苗之樂函夏若遊形之招惠景卿曲之徒一介之士曾諷急就習甲子者皆舊筆揚文議制論道出草苗起林藪御青瑣入金墉者先日不有充三臺之寺盈中書之閣有司不能竟其文當年不能編其籍此執政之所厭聞也若乃群公百辟卿士常伯被朱佩紫耀金帶白坐而論道者又充路盈寢黃幄玉階之內飽其足牘矣若僕之言皆糞土之說消磨灰爛垢辱招擻適可充衛士之糞盈埽除之器譬言猶投盈寸之膠而欲使江海易色燒二羽之毛而欲令大鑪增

勢若燎原之煙彌天之雲噓之不益其熱噏之不減其氣今子見僕
入朝暫對便笏坐望高位吐言數百謂陵嶒一世何吾子之失評也僕
固脂車以須放秣馬以待却反耕於枳落歸志乎渦瀨從容乎農夫優
游乎文歲矣古者天子畫土以封群后群后受國以臨其邦懸大賞以
樂其成列九伐以討其違興衰相形安危相傾故在位者以求賢為務受
任者以進才為急今也則九州為一家萬國為百郡政有常道法有恒
訓因循而禮樂自定揖讓而天下大順夫道學之貴游閭邑之搢紳
皆高門之子世臣之胄弘風長譽推成而進悠悠者皆天下之彥也諷
詁訓傳詩書講儒墨說玄虛僕皆不如也二三公之簡僕於凡庸之肆
顯僕於細猥之中則為功也重矣時而清談則為親也周矣且古之君
子不知士則不明不安是以居逸而思危對食而有乾今也則否居位
者以善身為靜以寡交為慎以弱斷為重以怯言為信不知古者先公
誹不得士者不私愧彼在位者皆稷契咎益伊呂周召之倫叔豹仲熊之
儔稽古則踰黃唐經緯則越虞夏蔑昆吾之功蚩桓文之勲抵牾管

仲蹉霄晏嬰其遠則欲升鼎湖近則欲超太平方將保重齋神獨善
其身玄白中虛佐尔養真雖力挾太山將不舉一羽揚波万里將不濯
一鱗咳唾成珠玉揮袂出風雲豈肯躡躡蒲結躡切躡躡先結鄙事取才進人此又吾
子之失言也子獨不聞夫神人乎噲風飲露不食五穀登太清遊出嶽
靡芝草弄白玉不因而獨備无假而自足不與人路同嗜慾不與世務齊
榮辱故能入无窮之門享不死之年以此言之何待進賢客曰聖人有
言曰邦有道貧且賤焉恥也今子值有道之世當太平之會不攘袂奮
氣發謀出奇使鳴鶴受和好爵見縻抑乃沉身郎署約志勤卑不亦
羸哉且伊尹之干成湯審臧之迂桓公或投己鼎俎或庸身飯牛明廢
興之機歌白水之流德入殷主義感齊侯故伊尹起庖厨而登阿衡審臧
出車下而階大夫外无微介内无請謁矯身擢手徑躡名位吾子亦何不
慕賢以自厲希古以慷慨乎夏侯子曰嗚呼是何言歟富與貴是人
之所欲非僕之所惡也夫干將之劍陸斷狗馬水截蛟龍而鈇刀不能入泥
騏驥驂騑之乘一日而致千里而駑蹇足不能邁畝百鍊之鑑別鬚眉

之數而壁土不見泰山鴻鵠一舉橫四海之區出青雲之外而足鸚不陵
桑榆此利鈍之覺優劣之決也夫欲進其身者不過千萬乘而僕以上
朝堂答世問不過顯所知僕以竭心思盡才學意无雅正可準論无片
言可採是以頓於鄙劣而莫之能起也以此言之僕何為其不自衒哉子
不嫌僕德之不劭而疑其位之不到是猶反鏡而索照登木而下釣僕未
以此為不肖也若乃伊尹負鼎以干湯呂尚隱遊以傲文傳說操築以
寤王審戚擊手角以要君此非僕所能也莊周駘蕩以放言君平賣卜
以自賢接輿陽狂以蔽身梅福棄家以求仙此又非僕之所安也若乃
季札抗節於延陵揚雄覃思於太玄伯玉和柔於人懷柳惠三緘於士
官僕雖不敏竊頗仿佛其清塵後選補太子舍人轉尚書郎出為野王
令以卹隱為急而緩於公調政清務閑優游多暇乃作昆弟誥其辭曰
惟正月才生魄湛若曰咨爾弟淳琬瑀謨揔瞻古人有言孝乎惟孝友
于兄弟死喪之戚兄弟孔懷又曰周之有至德也莫如兄弟於戲古之載于
訓籍傳于詩書者厥乃不思不可不行爾其專乃心乃聽砥礪乃性

以聽我之格言淳等拜手稽首甚若曰嗚呼惟我皇乃祖滕公肇釐厥德厥功以左右漢祖弘濟于嗣君用垂祚于後世世增敷勳齊其好行美德明允相繼冠冕胥及以逮于皇曾祖愍侯寅亮魏祖用康之厥世遂啓土宇以大綜厥勳于家我皇祖穆侯崇厥基以允釐顯志用恢闡我今業維我后府君侯祗服哲命欽明文思以熙柔我家道不隆我先緒欽若稽古訓用敷訓典藉乃綜其微言嗚呼自三墳五典八索九丘圖緯六藝自百家衆流罔不探賾索隱鈎深致遠洪範九疇彝倫攸序乃命世立言越用繼尼父之大業斯文在茲且九齡而我王母薛妃登遐我后孝思罔極惟以奉于穆侯之繼室蔡姬以致其子道蔡姬登遐隘于穆侯之命厥禮乃不得成用不祔于祖姑惟乃用騁其永慕厥乃以疾辭位用遜于厥家布衣席景以終于三載厥乃古訓无文我后丕孝其心用假于厥制以穆于世父使君侯惟伯后聰明睿知昇世載德用慈友于我后我惟忝忝是虔罔不克承厥誨用增茂我敦篤以播休美于一世厥乃可不尊惟我用夙夜匪懈日鑽其道而仰之弥高鑽

之弥坚我用欲罷不敢豈唯子躬是懼寔令跡是奉厥乃晝分而食夜分而寢豈唯令跡是畏寔尔猶是儀嗚呼子其敬哉俞子聞之周之有至德有婦人焉我母氏羊姐宣慈愷悌明粹篤誠以撫訓群子厥乃我齒齒則受厥教于書孝不遑惟寧敦詩書礼樂孳々弗倦我有識惟与汝服厥誨惟仁義惟孝友是尚憂深思遠祇以防于微翳義形於色厚愛平恕以濟其寬裕用緝和我七子訓諧我五妹惟我兄弟姊妹束脩慎行用不辱于冠帶寔母氏是憑子其為政最尔惟母氏仁之不行是戚子其望色思寬獄之不清教之不恭是訓子其納戒思詳嗚呼惟母氏信著于不言行感于神明若夫恭事于蔡姬敦穆于九族乃高于古之人古之人厥乃千里承師矧我惟父惟母世德之餘烈服膺之弗可及景仰之弗可階汝其念哉俾群弟天祚于我家俾尔咸休明是履薄莠哉文明柔順琬乃沉毅篤固惟瑄厥清粹平理謨茂哉雋哲實亮摠其弘肅簡雅瞻乃純鏢惠和惟我家蔽極否于義訓嗟尔六弟汝其滋義洗心以補子之尤子乃亦不敢忘汝之闕嗚呼小子瞻汝其見子之長於

仁未見予之長於義也。瞻曰：俞以如何？湛若曰：我之肇于摠角，以逮于弱冠，既且于今之二毛，受孝于先載，納誨于嚴父，慈母予其劬已辛，磨身而匡予之纖介，翼予之小疵，使予有過未嘗不知，予知之，迨改惟冲，予是賴。予親于心，愛于中，劬于貌，厥乃口无擇言，柔惠且直，廉而不剝，肅而不厲，厥其成予哉？用集我父母之訓，庶明厲翼，邇可遠在。茲瞻拜手稽首曰：俞湛曰：都在脩身在愛人。瞻曰：吁！惟聖其難之。湛曰：都厥不行，惟難厥行。惟易導曰：俞明而昧，崇而卑，冲而恒，顯而賢，同而疑，厲而柔和，而矜。湛曰：俞乃言厥有道，導曰：俞祇服訓。湛曰：來琬，汝亦昌言。琬曰：俞身不及於人，不敢愼於動，厥故惟新。湛曰：俞瑄亦昌言。瑄曰：俞滋劬于己，不滋劬于己，惟劬乃恃，無忘有恥。湛曰：俞謨亦昌言。謨曰：俞無忘於不可不虞形貌，以心訪心於虞。湛曰：俞摠亦昌言。摠曰：俞若憂，厥憂以休。湛曰：俞瞻亦昌言。瞻曰：俞復外，惟內取，諸內不忘，諸外。湛曰：俞休哉，導等拜手稽首。湛亦拜手稽首。乃歌曰：明德復哉，家道休哉，世祚悠哉，百禄周哉。又作歌曰：訊德恭哉，訓翼從哉，內外康哉，昔拜曰：欽哉，居邑累年，朝

野多歎其屈除中書侍郎出補南陽相遷太子僕未就命而武帝崩惠
帝即位以為散騎常侍元康初卒年四十九著論三十餘篇別為家
之言初湛作周詩成以示潘岳岳曰此文非徒溫雅乃別見孝悌之性岳
因此遂作家風詩湛族為盛門性頗豪侈侯服玉食窮滋極珍及將沒
遺命小棺薄斂不脩封樹論者謂湛雖生不砥礪名節死則儉約令終
是深達存亡之理

淳字孝冲亦有文藻與湛俱知名官至弋陽太守遭中原傾覆子姪多
沒胡寇唯息承渡江

承字文子參安東軍事稍遷南平太守太興末王敦率兵內向承與梁州
刺史甘卓巴東監軍柳純宜都太守譚該等並露檄遠近列敦罪狀會
甘卓懷疑不進王師敗績敦悉誅滅異己者收承欲殺之承外兄王廙
苦請得免尋為散騎常侍

潘岳字安仁荊陽中牟人也祖瑾安平太守父比琅邪內史岳少以才穎見
稱鄉邑號為奇童謂終賈之儔也早辟司空太尉府年秀才泰始中武

帝躬耕籍田岳作賦以美其事曰伊晉之四年正月丁未皇帝親率群
后藉于千畝之甸禮也於是乃使甸師清畿野廬歸路封人墳宮掌舍
設板青壇鬱鬱其嶽立兮翠幕默以雲布結崇基之靈趾兮啓塗之
廣作沃野墳腴膏壤平砥清洛濁渠引流激水遐阡繩直邇陌如矢葱
韞服于縹軛兮紺轅綴於黛耜儼儲駕於廕左兮俟萬乘之躬履百寮
先置位以職分自上下下具惟命臣襲春服之萋萋兮接游車之轉轉微
風生於輕懷兮纖埃起乎朱輪森奉璋以階列兮望皇軒而肅震若湛
露之晞朝陽兮衆星之拱北辰也於是前驅魚麗屬屬車鱗鱗萃闔闔洞
啓參塗方駟常伯陪乘太僕執轡后妃獻撞桂之種司農播殖之器繫
壺掌升降之節宮政設門閭之蹕天子乃御玉輦蔭華蓋衝牙錚鎗綃紉
綵縹金根照耀以烟晃兮龍驤騰驤而沛艾表朱玄於離坎兮飛青縞
於震兌中黃睥以發輝兮方綵紛其繫會五路鳴鑾金九旗揚旆瓊釵入
榮雲罕曉謁簫管嘲嘈以啾嘈兮鼓鼓鞀砮礮以砰礚筍簴嶷以軒翥兮
洪鍾越乎區外震震填填塵霧務連天以幸乎籍田蟬冕頰以灼灼兮碧

色肅其千千似夜光之剖荆璞兮若茂松之依山顛也於是我皇乃降靈壇
撫御耦游場染履洪縻在手三推而舍庶人終畝貴賤以班或五或九于
斯時也居靡都鄙人無華衣長幼雜還以交集士女頒賦而咸戾被褐
振裾垂髫揔髮躡踵側肩倚裳連襪黃塵為之四合陽光為之潛翳
動容發音而觀者莫不抃舞乎康衢謳吟乎聖世情欣樂乎昏作芳慮
盡方乎樹藝靡推督而常勤芳莫之課而自厲躬先勞而悅使豈嚴
刑而猛制哉有邑老田父或進而稱曰蓋損益隨時理有常然高以下
為基人以食為天正其末者端其本善其後者慎其先夫九土之宜弗任
四業之務不壹野有菜蔬之色朝之代耕之秩无儲蓄以虞災徒望歲
以自必三代之表皆此物也今聖上昧且丕顯多惕若慄圖置於豐防險
於逸欽哉欽哉惟穀之恤展三時之弘務致倉廩於盈溢固堯湯之用
心而存救之要術也若乃廟祧有事祝宗諏日簫簋登豆淖則此之自實縮
鬯蕭茅又於是乎出黍稷馨香旨酒嘉粟宜其時和年登而神降之吉
也古人有言曰聖人之德无以加於孝乎夫孝者天之性人之所由靈也昔

者明王以孝治天下其或繼之者尠哉希矣逮我皇晉實光斯道儀
刑孚于萬國愛斯盡於祖考故躬稼以供采盛所以致孝也勸穡以足百
姓所以固本也能本而孝盛德大業至矣哉此一役也二美顯焉不亦遠乎
不亦重乎敢作頌曰思樂甸畿薄採其芳大君戾止言籍其農其農三
推萬國以祗禱我公田遂及我私我簋斯盛我簋斯齊我倉如陵我庾如
坻念茲在茲永言孝思人力普存祝史正辭神祇攸歆逸豫无期一人有
慶兆民賴之岳才名冠世爲衆所疾遂栖遲十年出爲河陽令負其才
而鬱鬱鬱不得志時尚書僕射山濤領吏部王濟裴楷等並爲所親遇
岳內非之乃題閣道爲謠曰閣道東有大牛王濟軼裴楷韞和嶠刺促
不得休轉懷令時以逆旅逐末廢農奸淫亡命多所依湊敗亂法度勑
當除之十里一官擁使老小貧戶守之又差吏掌主依客告收錢岳議
曰謹案逆旅久矣其所由來也行者賴以頓止居者薄收其直交易貿
遷各得其所官无役賦因人成利惠加百姓而公无末費語曰許由辭
帝堯之命而舍於逆旅外傳曰晉陽廼父過窳舍於逆旅魏武皇帝

亦以爲宜其詩曰逆旅整設以通商賈然則自唐到今未有不得客舍之法唯商鞅尤之固非聖世之所言也方今四海會同九服納貢八方翼翼公私滿路近畿輻湊客舍亦稠冬有溫廬夏有涼蔭芻秣成行器用取給疲牛必投棄涼近進發櫪爲鞍皆有所態又諸劫盜皆起於迥絕止乎人衆十里蕭條則奸軼生心連陌接館則寇情震懾且聞聲有救已發有追不救有罪不追有戮禁暴捕亡恒有司存凡此皆客舍之益而官攤之所乏也又行者貪路告糴炊爨皆以民晝辰盛夏晝熱又兼星夜旣限早閉不及攤門或避晚關進逐路隅祇是慢藏誨盜原苟以客舍多敗法教官守棘攤獨復何人彼河橋孟津解券輸錢高第督察數入校出品卽兩岸相檢猶懼或失之故懸以祿利許以功報今賤吏疲人獨專攤稅管開閉之權籍不校之勢此道路之蠹奸利所殖也率歷代之舊俗獲行留之權心使客舍法歸以待征旅擇家而息豈非衆庶顯顯之望請曹列上朝廷從之岳頻宰二邑勤於政績調補尚書度支郎遷廷尉評以公事免揚駿輔政高選吏佐引岳爲太傅主簿駿誅除名初

譙人公孫宏少孤貧客田於河陽善鼓琴頗能屬文岳之爲河陽愛其才執待之甚厚至是宏爲楚王瑋長史專殺生之政時駿綱紀皆當從坐同署主簿朱振已就戮岳其夕取急在外宏言瑋謂之假吏故得免未幾選爲長安令作西征賦述所經人物山水文清旨詒辭多不錄徵博之士未召以母疾輒去官免尋爲著作郎轉散騎侍郎遷給事黃門侍郎岳性輕躁趨世利與石崇等諂事賈謐每候其出與崇輒望塵而拜構愍懷之文岳之辭也謐二十四友岳爲其首謐晉書限斷亦岳之辭也其母數誚之曰爾當知足而乾沒不已乎而岳終不能改旣仕官不達乃作閑居賦曰岳讀汲黯傳至司馬安西至九卿而良史書之題以巧宦之目未曾不慨然廢書而歎也曰嗟乎巧誠有之拙亦宜然顧常以爲士之生也非至聖无軌微妙玄通者則必立功立事效當年之用是以資忠履信以進德脩辭立誠以居業僕少竊鄉曲之譽忝司空太尉之命所奉之主即太宰魯武公其人也舉秀才爲郎逮事世祖武皇帝爲河陽懷令尚書郎廷尉評今天子諒闇之際領太傅主簿府誅除名爲民俄而復官除

長安令遷博士未召拜親疾輒去官免自弱冠涉于知命之年八徙官而一進階再免一除名一不拜職遷者三而已矣雖通塞有遇抑亦拙之効也昔通人和長輿之論余也固曰拙於用多稱多者吾豈敢言拙則信而有徵方今俊乂在官百工惟時拙者可以絕意乎寵榮之事矣太夫人在堂有豈羸老之疾尚何能違膝下色養而屑屑從斗筲之役於是覽止足之分庶浮雲之志築室種樹逍遙自得池沼足以漁釣春稅足以代耕灌園鬻蔬供朝夕之膳牧羊酤酪俟伏臘之費孝乎惟孝友于兄弟此亦拙者之爲政也乃作閑居賦以歌事遂情焉其辭曰邀墳素之長圃步先哲之高衢雖吾顏之云厚猶內愧於審濠有道余不仕无道吾不愚何巧智之不足而拙艱之有餘也於是退而閑居于洛之溪身齊逸民名綴下士背京汴伊面郊後市浮梁黜以逕度靈臺傑其高峙闕天文之秘奧觀人事之終始其西則有元戎禁營玄幕綠徽谿子巨黍異綦同埽礮石雷駭激矢螭飛以先啓行耀我皇威其東則有明堂辟雍清穆敞閑環林紫映圓海回泉聿追孝以嚴父宗文考以配天祗聖